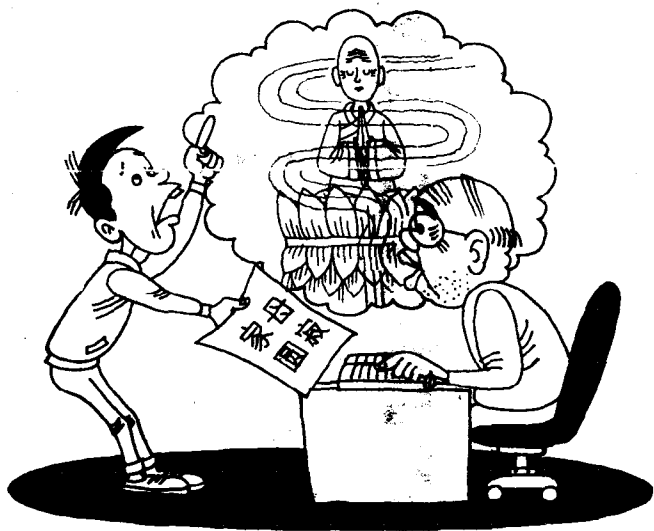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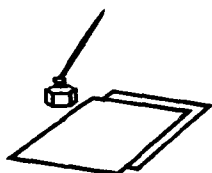
“尼姑”？

马树琪·文
麦荣邦·画

青工小朱，好读书不求甚解。上月母亲病故，向工会主席老王送上一份申请报告，第一句写道：“家母8月28日圆寂……”

老王一脸疑云：“你母亲是尼姑吗？”“谁说我母亲是尼姑？”“那你为什么用‘圆寂’这样的词？”小朱一听，颇为得意：“你不知道‘圆寂’就是死的意思吗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——”老王边说边翻词典，“我知道‘圆寂’是死的意思，但你看，‘圆寂’是佛教用语，特指僧尼死亡呀！”



咬文嚼字

1998 年 11 月

第十一期

(总第四十七期)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74号

编辑部电话: 64372608 - 205

邮购部电话: 64372608 - 251

邮政编码: 200020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

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

印张 1.5 字数 43 000

1998年11月第1版

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46-024-1/H·62

定价: 2.00元

目 录

- “关公”还在战“秦琼” 张国威(4)
- 追踪“多多” 何伟渔(5)
- 数量表达三题 余双人(8)

第十一号战报

《广东支部生活》1998年第6期编校差错 (10)

“民营”何所据 万木丹(10)

春日哪来桂芬芳 蔡 莉(11)

画里藏疵点 陆 仪(11)

误算两例 刘晓惠(11)

“人才”和“清史” 杨 光等(12)

“心有余悸”之类 杨 光等(13)

违背情理 不合逻辑 屠林明等(13)

不能“沿着……方向” 朱绣帆(14)

都是贿赂 李栋臣(14)

对号难入座 何海工(14)

“王莘”的“莘”怎么读 郑 茵(15)

从李诤的名字谈起 倪林生(17)

蒋教授的姓名、性别及其他 少 华(18)

“侍郎”可拜不可掌 省 庐(19)

如此“大树将军” 牛亚辉(20)

“同路人”质疑 朱建颂(20)

“骄人”古今说 沈卢旭(21)

“老妇出门看”错了吗 马玉升(24)

“扶桑”与日本 吴鸿春(26)
说“楷模” 马元泉(28)

说“向”
——常用字义源流简析之一 文士其(29)
“耳”与“聪” 夏 军(30)
从“荒”的误写谈起 龚云龙(31)

“抢滩”还是“抢摊” 金波生(33)
“敝”字的笔画 傅永和(35)

省年号：令人欢喜令人忧 朱士泉(37)
“电子警察”不是“电子‘警察’” 郑荣基(38)
小心直排文稿的引号 冯文孝(39)

“湛水遗风”之类 李木子(41)
何谓“春蚓秋蛇” 赵芳远(42)
“另一个陈嘉庚”之类 孟 佶(43)
“多则被疑”作何解 吴鸿春(44)
误用“最”字一例 中 郎(44)
谁立军令状 辛南生(45)
湛江市在哪儿 余 祁(46)
哭笑不得的“笑话” 张德琦(46)

黄金荣著书? 许丽萍(9)
“娶妻”误为“入赘” 谢礼波(23)
何谓“巧夺天工” 赵锡麟(25)
“前”不得超前 叶乃初(27)
粗心的编辑 张振伦(28)
读诗辨字 杨永强(36)
外籍华侨是什么人 郑昼堂(40)

成语妙联 葛成军设计(47)
《读音八题》答案 (48)

“尼姑”? 马树琪 麦荣邦(1)

顾问 胡裕树 张 斌

濮之珍

主编 郝铭鉴

编委 李玲璞 何伟渔

陈必祥 金文明

姚以恩

特约编委

汪惠迪(新加坡)

林国安(马来西亚)

田小琳(香港)

责任编辑 韩秀凤

发稿编辑 唐让之

责任审读 郇仁琰

封面设计 官 超

特约校读 王瑞祥



“关公”还在战“秦琼”

张国威

京剧为综合性艺术,除音乐、美术、舞蹈外,还涉及语文和历史知识,稍不注意就会闹出“关公战秦琼”之类的笑话。十余年前曾有戏迷撰文指出报纸上的戏码多有错误,一份介绍电视节目的报纸把《坐宫》误作《做功》,《千里送京娘》误作《千里送军粮》,当地的日报和晚报在转载时不能发现错误,原样照登。时至今日,“关公”还在战“秦琼”,且越“战”越荒唐。

武汉的一家广播电视报,把《梅龙镇》误作《海龙镇》,把《哭秦廷》误作《哭秦庭》,这且不说,一家晚报在评论《群英会》时,居然说:“京、津、汉的名角把魏、蜀、吴三国争雄的故事演绎得滴水不漏。”《群英会》的故事发生在赤壁之战前,当时曹操还是汉丞相,曹丕尚未篡汉,哪来的魏国?刘备败当阳、奔夏口,连立足

之地都没有,蜀国又从何说起?同理,孙权尚未称帝,吴国也不存在。

不独报刊,电视台亦然。凡涉及京剧台词,荧屏上的错别字俯拾即是。我作为京剧爱好者,经常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第三套节目,以“中国京剧音配像系列”的《临江会》为例,错别字即有三个:刘备出场时的定场诗“……如今凭吊湘江口,父老犹然忆使君”,这里的“湘”应为“襄”,刘使君弃新野,走樊城,携民渡江的江当指襄阳、樊城之间的襄江,亦即汉水,怎么扯到湖南去了呢?关羽的唱“弟兄威名谁不晓,何惧东吴小尔曹”的“尔”当为“儿”;周瑜上场念引子:“三略六韬,胸中藏抱”,字幕上后两字却是“藏胞”,令观众大为疑惑:周都督怎么会胸怀藏族同胞?

更为可笑的是中央电视台播映

追 踪

“多 多”

何伟渔

犹如医院里有随访制度,报纸上有跟踪新闻,我们对于一些时尚词语,也应该有追踪调查。

我喜欢使用“时尚词语”这个名称,所指的是一段时期(可能是几个月,可能是几年)内频频在新闻媒体上亮相的流行词语。比如“承诺、炒作、呵护、演绎、亮丽、窗口、一道风景线、××一族、××工程、很××(名词)”等便是当今的时尚词语。它们是合乎新潮的词语,但不一定是新词语,多数是“老翻新”,所以称之为新词语或者

的梅兰芳主演的《贵妃醉酒》纪录片,屏幕上将“你若是遂了娘娘意”的“遂”误作“随”,紧接着贵妃居然叫高力士为“亲家呀”!众所周知:太监乃阉人,怎么可能和皇帝后妃结为儿女亲家?负责字幕的同志纵然不懂京剧,难道连“爱卿”“卿家”等词语也不晓得吗?错得离奇的还有:中央台“京剧名段欣赏”节目中,奚派传人张建国演唱的《甘露寺》,荧屏上竟出现“曾破黄金兵百万”的奇观!这真可谓你不打字幕我倒明白,

一打字幕我反糊涂了:连小学生都知道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军的头上扎黄巾为记,故称“黄巾军”——试问:义军有了黄金又何必舍命扯旗造反呢?看来,从导演、演员到制作字幕的同志,都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。

在中央台的“东方时空”节目中,电视台负责人曾说如发现播音员读错字罚款多少元,我们希望中央电视台不仅要抓播音员的读音,也要努力消灭荧屏上的错别字。

老词语，都不妥当。这种时尚词语，由于来势汹涌，一个时期里使用得极其频繁（使用的人数多、次数多），因此词义的演变和用法的发展也异常迅捷。作为语言文字工作者，有必要有责任对这些词语进行跟踪研究。

“多多”是时尚词语中的一个。今年第1期的《咬文嚼字》发表了拙作《“多多”的新老用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多》文），那是去年观察、调查、分析的成果。没想到未满一年时间，“多多”好像“黄毛姑娘十八变”，又有了新发展。

《多》文说：“多多”的新兴用法是充当谓语。在感情色彩上，“很多”属于中性，“多多”略带褒义，因可以说“缺点很多”，不说“缺点多多”。

1998年的语言实践中，作谓语的“多多”有了很大的突破，它已经不受“感情色彩”的限制。据笔者掌握的语料，用于中性的和用于褒义的，共43例，如窍门多多，宝藏多多，受益多多，实惠多多，乐趣多多，利好（股市用语）多多等。而用于贬义的，竟然也有34例之多，其中，“问题多多”11例，“麻烦多多”2例，“陷阱多多”2例，此外还有骗局多多，为害多多，“水货”多多，“隐性杀手”多多等。较为突出的，《消费报》1998年7

月15日同一天报纸中，三处共使用了三个“多多”，全跟含贬义的词搭配在一起——问题多多，投诉多多，纠纷多多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《多》文曾指出，不能说“缺点多多”，可现在已经发现“缺点多多”的实例：“能干的二嫂缺点多多”（《新民晚报》1998年4月14日的文章标题）。这一例，我们今天读起来，似乎还挺顺口的。时尚词语的演变速度和时尚词语的独特“魅力”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《多》文所举的全部例句中，充当谓语的“多多”，都是跟主语直接连在一起的，中间没有任何修饰语。如“奖学金 | 多多，成绩 | 多多，奖品 | 多多，机会 | 多多”。

1998年又冒出新的形式：带修饰语的“多多”作谓语。《新闻报》1998年4月11日“新潮名流”专栏有一篇文章，其引题是“上海，前几年色彩完全是女人的专利，不过现在情形却不一样了”；正题则是“彩色男装今多多”。“彩色男装”和“多多”之间多了一个修饰语“今”。

“多多”的新兴用法频频见报，反过来又“刺激”了老用法的变化。《多》文说过，“多多”原先只有一种用法，即作状语，主要用于祈使句，它所修饰的动词很有限，大都带有“给予”义（或“付出”义）。

1998年的语言事实是,作状语的“多多”不用于祈使句的有所增加,它所修饰的动词,范围也有扩展。例如:“多中有缺,顾客不便,超市商品不妨多多‘拾遗补缺’。”(《消费报》1998年6月14日)这是个陈述句,“多多”修饰的动词性成语不见得具有“给予”义。

《多》文的主要观点是:“多多”的老用法是作状语,新用法是作谓语;否定了“多多”可以作补语的说法,没有正面提及“多多”能否作宾语的问题。

1998年,“多多”又有新的动向。请看:

(1)诸如此类,尚可列举多多。
(《文汇报》1998年5月20日)

(2)有不少小店小铺……稳坐钓鱼台不挂“跳楼价”花招,老百姓本来已对它们亲近多多……(《新闻报》1998年1月1日)

例(1),参照上下文来看,“尚可列举多多”意思是“尚可列举出许许多多事例来”。既然前边有“尚可”,“列举”就不可能充当主语,“列举多多”也不可能是主谓关系。那么联系全句的意思来辨识“多多”岂不成了动词“列举”的宾语了吗?

例(2),既然前边有了介词结构“对它们”,“亲近”就不可能充当主

语,“亲近多多”同样不是主谓关系。另外,从语义上看,句中有资格作“亲近”宾语的应该是“它们”,而“它们”已经出现在介词结构中。因此,不能像例(1)那样将“多多”分析为宾语,唯一可行的解释是“多多”充当“亲近”的补语。

例(1)例(2)的事实提醒我们,“多多”已经开始(或曰“试图”)进入宾语、补语这两个句法位置。这不能不说是“多多”在今年拓展的新领域。

《多》文的“附言”,还举了一个“多多”充当定语的特例(“有多多礼品送出”),并且进一步依照一般规律来推测——用作定语的“多多”说不定也会日渐站住脚的。可是我在今年搜集到的语料中,尚未发现第二例。

往后,我将继续追踪“多多”。倘有所获,来日再向读者诸君汇报、请教。



数量表达

三 题

余双人

一

要是有人告诉你,北京的大学生比全中国的大学生还要多,你一定会觉得这是闭着眼睛说假话,唬人。可是下边这段“何其相似”的话却是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报上的:

“俄罗斯自进入90年代以来虽然经济一直不景气,通货膨胀率也居高不下,但也不乏腰缠万贯的大款。特别是莫斯科,更是大款集中的地方。这里的大款人数比整个俄罗斯的大款人数要多7倍。”(《文汇报》1997年1月15日)

谁都知道,莫斯科不是俄罗斯之外的另一个“国家”,而是俄罗斯的一个城市。即使俄罗斯全国所有的大款都集中在莫斯科,充其量也只能说“莫斯科的大款人数几乎等于整个俄罗斯的大款人数”。万万不能冒出“多7倍”这样的奇特数字!

二

50年代初,曾有人对公共汽车、电车上的一项规定(身高1.2公尺以

上的儿童购全票)提出疑问:恰好1.2公尺,怎么办?当时,在车上的实际操作是不成问题的,一般售票员都会从宽处理。不过,语言学界倒是热闹了一阵子,对于“ $\times \times$ 以上”“ $\times \times$ 以下”到底包括不包括底数“ $\times \times$ ”这个问题,陈说了种种见解。此后数十年间,在语言实践中,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表述形式,力图避免歧解。如今又看到一种新形式

上海市公交管理处为了切实维护广大乘客利益,对空调公交车辆的运营作出四项规定,其中第三项如次:“在6月1日至9月30日、12月1日至次年2月末和此期间以外车厢温度高于等于28度或低于等于12度时,各经营单位必须要求驾驶员开启冷暖空调……”(《消费报》1997年11月29日)

“高于等于”和“低于等于”大概是 $\geq$ 和 $\leq$ 这两个数学符号的文字化。这两个符号本身的确有助于解

决“ $\times \times$ 以上”“ $\times \times$ 以下”一类问题。但是如何“转化”为文字,却需要斟酌。根据原文,“高于”和“等于”之间,“低于”和“等于”之间都不是并列关系,而是选择关系,因此“高于等于”应改为“高于或等于”,“低于等于”也应改为“低于或等于”。同时,原文中“高于等于28度”和“低于等于12度”之间并不是选择关系,而是并列关系,因此中间的“或”宜改用“和”。合在一起,原句似可修改成:“在6月1日至9月30日、12月1日至次年2月末,以及其他月份车厢温度高于或等于28度和低于或等于12度时,……”

三

小孩儿看电影电视,喜欢问大人:“(是)好人还是坏人?”有的大人(不一定是父母)喜欢问小孩儿:“爸爸好还是妈妈好?”这两个问句在语法书上称为选择问句。选择问的主要特点是让两种答案都在字面上出现,中间用“还是”连接,由对方

选择一种来回答。倘若备选的答案都比较简单,那是不允许局部省略的。像“好人还是坏人?”不能省略为“好人还是坏()?”“爸爸好还是妈妈好?”也不能省略为“爸爸()还是妈妈好?”那么,假如备选的答案中含有数量词,句中能不能省略呢?

《文汇报》1998年5月10日的篇文章用了这样的标题:“卫生间,一个还是两个好?”

该文的内容是讨论商品房设计中“一卫”好还是“两卫”好的问题,作者认为各有利弊。可是所用的标题是有歧义的。因为,如果句末没有问号的话,“一个还是两个好”也可以理解为“一个还不如两个好”;现在句末有了问号,“一个还是两个好?”又可以理解为“一个还不如两个好吗?”这显然不符合作者的原意。可见标题上的“好”字不该省略,正确的说法是:“卫生间,一个好还是两个好?”

语丝

黄金荣著书?

许丽萍

黄金荣何许人也?解放前上海滩臭名昭著的青红帮头目。上海某报不久前赫然告示:《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》

黄金荣著 上海

教育出版社。莫非大流氓头子有遗作问世?原来这部一六万字的巨著是黄金荣所作,黄先生为杭州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。一字之讹,大学教授变作流氓头目!



第十一号战报

《广东支部生活》1998年第6期编校差错

编者按

许多读者,尤其是党员、干部在来信中表示:《广东支部生活》是他们钟爱的刊物之一,不仅思想性强,而且编校质量高。编者也深有同感。

即以错别字而言,该刊虽然未能做到消灭错别字,比如第19页“纱锭”误为“纱绽”,第23页“眼睛”误为“眼晴”,第27页“组织”误为“织织”,第30页“律己”误为“律已”,第44页“登记簿”误为“登记薄”;但相比之下,错得不多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编者不能不因此对本期“众矢之的”的内容是否精彩表示担心。

韶光易逝。今年从猛攻《半月谈》开始,转眼便一年,又到了打扫战场的时候。为了感谢广大读者的支持,我们将评选“神射手”,具体办法下期公布,敬请垂注。

“民营”何所据

第8页有“民营科技企业”,第9页有“发展民营经济”。“民营”的规范提法应是“私营”。

党的“十五大”报告里没有民营

经济、民营企业的提法,只有公有制经济、非公有制经济、国有经济(企业)、集体经济(企业)、个体私营经济等提法。此前,宪法里写有个体经济、私营经济。据此,国务院颁布的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《私营企业条例》里不说民营企业。

今年上半年,国家统计局、国家

工商局《关于经济类型划分的暂行规定》将我国的经济分为八种类型，即国有经济、集体经济、私营经济、个体经济、联营经济、股份制经济、外商投资经济、港澳台投资经济，不见民营经济。国家工商局在珠海召开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，已明确要求停止使用民营企业的说法。

(万木丹)

春日哪来桂芬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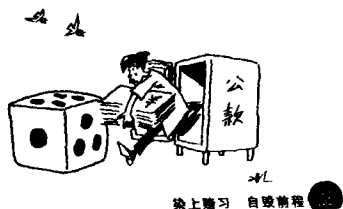
第45页《桂山踏春》一文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新绿俏上枝头，雨丝舞动万千彩笔，为巍巍桂山梳妆。描翠竹亭亭玉立，写桂树沁出芬芳，绘杨柳浓绿枝头，画青松傲立风霜……”作者为了追求结构整齐，文笔优美，用了四个排比句，无意中犯了常识性的错误。俗话说“八月桂花香”，踏春之时，哪有桂树“沁出芬芳”？杨柳已绿满枝头，青松又何须“傲立风霜”？

(蔡莉)

画里藏疵点

封三“褒贬录”一栏，有图有文，有褒有贬，生动活泼，颇受读者欢

迎。可惜漫画中露出破绽，且看其中一幅：



画中骰子(色子)的点数标志排列有误。骰子有六个面，对应的两面相加，点数为七，也就是一的对面是六，二的对面是五，三的对面是四，其中，一点与四点为红色。按照实际排列，一点、三点、四点不可能像画上那样出现在互相邻接的三个面上。

(陆仪)

误算两例

第32页的一篇文章《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》，写一名普通的女工像亲生女儿一般照顾邻居老人的故事。文章结尾说：“10年了，刘淑贞始终如一地照看着身患重病的退休干部屈志，同事、邻里看在眼里，都说淑贞有颗金子般的心！”刘淑贞承担起照料老人的义务是从与老人作邻居时开始的，那是1978年，到文章所写的1998

年,应有20年了,而不是10年。

第36页《柑橘甜滋滋》一文也算错一笔账,右栏第2段第4行:“种柑橘一亩可栽树苗100株,如果每株挂果25公斤,每斤2元,就可收入5000元。”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计算:每斤柑橘2元,那么每株收入 $25 \times 2 \times 2 = 100$ 元,100株则可收入10000元,比文中算的5000元多收入5000元。错在哪儿?原来是“每斤2元”中漏掉一个字,应是“每公斤2元”。(刘晓惠)

“人才”和“清史”

第29页左栏第20行:“几年后,当这些人才感到当年的承诺只不过是——一纸‘空头支票’、此地并非久留之地而要求到异地发展时,则又遇到重重关卡的阻拦。”

“人才”一词不等同于“人”。词典上说:“人才”指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或者有某种特长的人。这个解释含有对人的评价的成分,白马非马,人才非人。因此,不可随意用“人才”去替换“人”。(杨光)

第30页《做官、做人难易论》一文中,有这样一句话:“后一种的‘做好’是高标准,要做像海瑞、包公那样清史留名的好官就更是难上加难。”

明代的海青天,北宋的包青天,怎么会在“清史”上留名?这里的“清”当作“青”。“清”的确有廉洁、不贪之意,包公、海瑞都是有名的清官。而“清史”一般只作清代历史理解,包青天、海青天的美名不应留于“清史”,而会留在“青史”上。古代人在竹简上写书记事,因此史书被称作“青史”。杜甫有诗云:“古人日以远,青史字不泯。”海瑞、包公虽早已作古,但他们的清名将永载青史,留传百世。(蔡莉)

“人才”和“清史”都是误用了名词,还有一处误用了代词。

第42页《小案件!大问题!》一文中,有句话说:“他的第一次受贿发生在何年何月?孰多孰少?已无从稽考。”句中“孰”的使用是不正确的。

“孰”是疑问代词,是哪一个、哪一样的意思。“孰……孰……”是一种表示比较、选择的固定格式,常用于疑问句。“孰多孰少”就是问:“哪一次(个)多,哪一次(个)少呢?”

既然“他”是“第一次受贿”,那就无法与“其他次”或“其他人”相比较,因此提问“孰多孰少”可说是无的放矢。

其实这句话如说作“他的第一次受贿发生在何年何月,钱物多少,已无从稽考”,就很明白。顺便一提,

“何年何月”“孰多孰少”并不是疑问句,没有使用问号的必要,问号应改为逗号。

(辛南生)

“心有余悸”之类

成语之类,往往有固定的意义、固定的用法,没有特殊的修辞要求,是不能随便改变的。

第42页右栏倒9行:“陈仰贤在受贿之初,心有余悸,犹抱琵琶半遮面。”“心有余悸”是说事过之后,心里还感到恐惧。“受贿之初”是在受贿开始的时候,“余悸”从何而来?只能是“心有顾忌”,怕将来东窗事发;只有那种“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”的人,才感到后怕,才会“心有余悸”。

(杨光)

“任重道远”这一成语,适用于人,不用于事。第13页最后一段中有“我们的事业任重而道远”,此句主语与谓语不能搭配。“任重而道远”的不是“事业”,而是参与事业的人。

(刘爱芳)

违背情理 不合逻辑

第40页有句话:“当时姚徐达的

伤势太重,许多人觉得救活的希望渺茫,便准备将他当作烈士遗体就地安置。”

人是人,身体是身体。把人当作“遗体”是不合情理的。一个人死了,作为人就不存在了,而遗体可以暂存。如果把最后一个句子拆成两个分句,也许勉强说得通:“……将他当作烈士,遗体就地安置。”还有,说“遗体就地安置”也不妥,“安置”应改为“安葬”。

(屠林明)

第21页《选用干部要唱好“三部曲”》一文左栏第2行:“选好、用好领导干部,是决定一个地方、一个部门事业兴衰的关键。”

这句话在逻辑上有毛病。兴与衰是一个地方、一个部门事业发展的两种态势。这两种态势的形成自有两种不同的决定性因素。选好、用好领导干部,事业就有可能兴旺;没有选好、用好领导干部,事业就可能衰败。决定事业兴衰两种态势的关键是用没用好、选没选好领导干部。所以,原文应改为:“选好、用好领导干部,是决定一个地方、一个部门事业兴旺的关键。”还有一种改法:“能否选好、用好领导干部,是决定一个地方、一个部门事业兴衰的关键。”这样逻辑上才一致。

(刘晓惠)

不能“沿着……方向”

第4页右栏第1行说“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阔步前进”。

这句话中“沿着……方向”明显搭配不当，应改为“朝着……方向”才恰当。请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沿”与“朝”的有关释义：

“沿”(yán)，①顺着(江河、道路或物体的边)：沿途，沿街，沿着河边走。

“朝”(cháo)，⑥介词，表示动作的方向：朝南开门，朝学校走去。

由此可见，“方向”应该用“朝”，即“朝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阔步前进”。如果要保留“沿”，后面就要用“道路”来搭配，改为“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”。

(朱绣帆)

都是贿赂

第42页《小案件?大问题!》一文开头说：“不久前，原丰顺县委书记陈仰贤因收受贿赂11万元，礼金1万元，礼物折款12.92万元，……”

文中将“贿赂”“礼金”“礼物”三者

并列作“收受”的宾语是不妥当的。什么是贿赂?贿赂是指用来买通别人的财物。既如此，陈仰贤收受的礼金、礼物不算贿赂?当然算贿赂。因为下文提到人们送他礼金、礼物的目的是买通他为自己办事，况且他也确实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送礼金、礼物者办事。显而易见，礼金、礼物都应该包含在贿赂之中。贿赂是属概念，用作贿赂的礼金、礼物是种概念。属种概念是不能并列地搭配在一起的。应将原话改为：“……收受贿赂共24.92万元，包括钱款12万元、物品折款12.92万元……”

(李栋臣)

对号难入座

目录的作用是便于读者查阅，“对号入座”。

《广东支部生活》不仅有文章的目录，而且把正文中一部分精彩的插图(照片)也缩小了印在目录页上。这样做，图文并茂，编排新颖，版式活泼。1998年第6期的目录页，共印了四幅图片，并分别在右上角标明了页次。遗憾的是，四幅标错了两幅，使读者对了号却入不了座。标明“4”的图片，在第4页上找不到，原来，它在封面上；标明“26”的图片，已悄悄地“转移”到第27页上去了。

(何海工)

“王莘”的“莘”怎么读

郑 茵

本刊第10期“语林漫步”栏目载有王效中先生《起名三忌》一文，作者在文中说：

《歌唱祖国》的词曲作者王莘的“莘”字，有两个读音。据《新华字典》，“xīn，莘庄，地名，在上海市。”“shēn，①莘县，在山东。②姓。”王莘的“莘”，显然不是姓，那么这个字该怎么读呢？如果他是上海莘庄人，读为“xīn”大概没错；如果他是山东莘县人，读为“shēn”也还说得过去。可是一查《音乐欣赏手册》，王莘的籍贯是江苏无锡！吴小如先生曾在《光明日报》撰文，考证出宋代词人秦观的“观”应读去声，有谁来指点我们当代音乐家王莘的“莘”该读什么音呢？

要说“指点”，我并不敢当，只能说对王文提出的问题比较感兴趣，

经过思考和查检了有关的资料及工具书以后，来谈谈自己的一得之见。

“莘”字在古代起先只有一个读音，其义多为地名或国名。例如：

《春秋·庄公十年》：“荆败蔡师于莘。”杜预注：“莘，蔡地。”陆德明释文：“莘，所巾反。”

《左传·桓公十六年》：“公使诸齐，使盗待诸莘，将杀之。”杜预注：“莘，卫地。”陆德明释文：“莘，所巾反。”

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：“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。”杜预注：“有莘，故国名。”陆德明释文：“莘，所巾反。”按：“有莘”即“莘”，“有”为助词，无义。

以上三例中的“莘”均为地名（“有莘”之“莘”本来也是地名，后来

其地成为诸侯封国,才成了国名),唐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所注反切都作“所巾反”,折成今音读 shēn。《广韵》“莘”字也只有一个音,注作“所臻切”,折成今音仍读 shēn。可见直至北宋初年,“莘”字还只有一个读音。到了稍后的《集韵》,除了疏臻切(与“所臻切”同)外,又多出了一个“斯人切”,其义为“细莘,药草”。“斯人切”折成今音读 xīn,后来,“细莘”的“莘”被同音字“辛”所代替。这个新音的产生,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仅用于药草“细莘”而不用於地名,作为古代地名或国名的“莘”仍然一直读作 shēn。

据有关的资料说,上海的莘庄镇,是由于邻近莘溪而得名。莘庄旧属上海县,我没有查过上海县志,不知莘溪又是如何得名的。但我推测,这个“莘”字当与历史上的某个典故有关,其音本当读 shēn。由于一般的民众不熟悉典故和“莘”的本音,就按照声符字“辛”读作 xīn,“莘溪”和“莘庄”也就念成了 xīnxī 和 xīnzhuāng。这犹如古代河南的葉县与成语“葉公好龙”的“葉”,本来都读 shè(摄),一般人记不得这个古音,加上后来“葉”又简化为“叶”,大家就干脆念成 yè 了。根据“名从主人”的原则,既然莘庄本地人读

“莘”为 xīn,字典和词典也就把它收了进来。但作为地名的 xīn 音的确定,时间不会很早,因为在民国八年(1919)由旧教育部审定出版的《国音字典》里,ㄒㄩㄣ (xīn) 音依旧只用于药草“细莘”而不用於地名。

现在,我们可以具体来谈王莘的“莘”了。据上海辞书版《中国人名大词典》与湖南人民版《中国艺术家辞典》记载,王莘原名莘耕,生于1918年10月。莘庄的“莘”,尽管当地人那时也许已经读作 xīn,但它还没有被官方的字典作为规范的读音收录进来,因而王莘的“莘”不可能读作 xīn。更重要的一点是,王莘的父母给儿子起的原名是“莘耕”,这里包含着一个著名的典故。《孟子·万章》篇说:“伊尹耕于有莘之野。”伊尹是商朝开国君主汤的贤臣,曾辅佐汤消灭夏桀,建立了商朝。相传他出仕以前,隐居在有莘之野,躬耕自食。这个典故一般概括为“耕莘”,如宋魏了翁《送从子令宪西归》诗:“须知陋巷忧中乐,又识耕莘乐处忧。”明吴骥《汉昭烈》诗“金瓯付托耕莘佐”,“莘耕”即“耕莘”二字的倒置,但意思是一样的。父母给王莘起这样的原名,就是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伊尹这样的贤人。“莘”既然指“有莘”,它的读音也就肯定念 shēn 了。